

我在1999年登陆加拿大，到达加拿大的第二天，就被热心传福音的邻居带去了当地的华人教会。感谢主的恩典，我在2007年受洗归主。我女儿2003年出生，在2023年也蒙恩得救。十几年来，神一直在我和家人身上做那奇妙的拯救和帮助的工作，感谢神！2024年的秋天是我和我女儿终身难忘的日子，因为我们亲身经历了神使死人复活的大能，见证了我们的父神和救主耶稣是又真又活的唯一真神。直到如今，每次提起这件事，我都感恩赞叹，激动不已。

2024年6月，我和女儿回国探亲，女儿被接去她父亲在成都的家里。她父亲于1999年在温哥华受洗，后于2005年回国创业。回到中国后，他一下子沉迷于花花世界，很快就迷失了自己。他于2008年回到加拿大，用女儿生命的安全胁迫我离了婚。从此以后，他生活堕落，又多次离婚再婚。不但如此，他甚至迷上了拜各种偶像，结交各路所谓的大师，早已把救他灵魂的主耶稣忘得一干二净。他家里有一个房间，专门供奉了西藏某个宗派开光的偶像。女儿和他及后母只住了一周，再回到我身边时却变化很大。说话变得蛮横，眼神充满不屑，对我再没有温柔顺服。我问女儿发生了什么事，她敷衍地说什么事也没有。6月底，我们就回到了加拿大。

两个月后，就在大学马上要开学时，我女儿出去游玩，不小心被一场阵雨淋湿。回到家后就开始发烧咳嗽。由于一直高烧不退，我们去了多伦多的医院(Toronto General Hospital)看急诊。医生说肺部有一点点感染，给了消炎药就回家了。回家服用消炎药后，病情急转直下。女儿开始天天盗汗，汗水湿透了衣服、被褥和床垫，心脏狂跳，咳嗽不止，一直无法入睡。我们不得不再次去医院急诊。这时，她的心跳已经达到每分钟230下。医生马上给她输注缓解心跳的药。后来，体温、心跳、血压和血氧都恢复正常，但是女儿说她更难受了。她说身体里面异常疼痛，嘴唇和牙齿疼得直颤抖。很快，她开始小便失禁，还突然来了例假(其实刚过生理期不久)。这时候，女儿已经完全不能起床。一点点声响和刺激都会使她病情突然加重。

抽血验血随着不同医生来问诊进行了一次又一次，但仍然没有明确诊断，只说是肺炎。后来，她转到了ICU。医生下令暂停一切药物。女儿极其痛苦，不停地昏厥过去。我不停呼叫医生和护士，但每当他们来检查，体温、心跳、血压和血氧都恢复正常。这样反复，以至于后来整个ICU都很厌烦我们，称我和女儿为“The Two Sicks”。他们甚至叫来了精神科医生来诊断。各科医生来了，除了抽血就是做各种体能测试。女儿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，瘫软在床上，可医生偏要她起床下地。女儿摇摇晃晃强坐起来，缓缓下地。有好几次差点摔倒，我要上前扶，他们却不允许。女儿虚弱到不能讲话，可他们硬是让她回答很多问题和完成各种体能测试。我上前帮女儿回答一些我看到和知道的情况，他们却说我扰乱秩序，硬是把我从病房里赶了出去。

在ICU期间，女儿催促我回家休息睡觉，哄骗我说她在这一出动静就容易被吓到。我怕她着急激动(她当时身体的状态不能受激，哪怕一点突然的声响就会使她情绪和身体异常激动而导致痛苦难当)，就答应她回家休息片刻。可到了家不到两个小时，女儿打来电话说：“妈妈快来呀，我很难受，妈妈快来呀，快来救救我！”我惊恐万分，不知如何回到医院。到了医院，看到她已经昏厥过去，我就叫了急救。护士来检查心跳、血压、血氧，但一切又恢复正常，说女儿只是睡着了。我不信，就按她的人中穴，她慢慢清醒过来，告诉我她非常痛苦。她说不是身体的疼，而是里面疼。我问她是不是神经疼，她说不是。她说大脑里面有两股力量在各自朝一边拉扯，她就要被撕裂了，痛苦难当。

她说：“妈妈，请你相信我的话，你走后我很痛苦，就要坚持不住了，就按铃叫了医生，他们没有一个人相信我的话。妈妈，您是最了解我的，我没有说谎，真的有什么东西在拉扯我，我好痛苦。”

我随即拉起女儿的手一起向神祷告，祈求神医治。但我感觉脑袋上好像被盖了个盖子，祷告不了。祷告完后，女儿哭了，但又笑了，说：“妈妈，您相信吗？刚才我听到有个声音对我说：‘你要回天家，要回到父那里去，要离开你妈妈，要回天家。’妈妈，我只是舍不得您，您别难过。就让我走吧，我已经不能再坚持了，我真的好痛苦。”我立刻说：“不，女儿，我没有得到这样的启示，别离开我。”说完，我和女儿就抱头痛哭。我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就拿起手机，像疯了一样给我微信里所有主内的弟兄姊妹挨个发信息，恳求他们为我女儿祷告。就这样，在ICU的几天里，女儿的情况反复，要么痛得昏厥过去，要么清醒时向我说道别的话，并一直说有个声音让她去死，让她离开我。期间，她也不忘让我回家去休息。我不敢让她着急激动，就顺从她，离开一下。可是每次离开都会被女儿的电话叫回来，电话里仍然是那句：“妈妈您快来呀，快来救救我！”

记得最后一次，电话里女儿的声音很微弱，断断续续地说着同样的话，然后就没有声音了，可手机并没有挂断。我不停叫着女儿的名字，希望她继续和我说话，可是没有回应。我害怕极了，拼命跑到医院病房，里面一个医生和护士都没有，女儿像是睡着了，手机散落在枕头上，还没有挂断。我以为她出事了，拼命按她人中穴，把女儿唤醒。女儿睁开眼睛，看见是我，一把钩住我的脖子，我把她抱在怀里，就像小时候一样。女儿轻轻对我说：“妈妈，我想回家，不想死在医院里。她们来了就抽血折磨我，刚才又来抽血了，结果没有抽出来。”

听了女儿的话，我马上要求出院，但是医生不肯签字，说她这个样子不能出院。可他们又不做任何治疗。我们只能指望神，就一起向神切切祷告，求神改变医生的心思意念，使他乐意放我们回家。哈利路亚！感谢神，神听了我们的祷告，成全了我们的请求。虽然从上午等到下午，他们终于放我们回家了。

孩子病重期间，在视频里要求她爸爸能来见她最后一面。他爸爸就在阔别加拿大16年后，于女儿出院当天赶到了多伦多医院，并和我们一起回到家里。一回到我家，她爸爸就开始强迫我女儿喝下国内一个老道开的中药。我坚决不给孩子喝，他就大吵大闹，一边辱骂我，一边恐吓我。他见孩子也抵抗不喝，就气得在家里跳来跳去，把女儿卧室的门扔来扔去。时而把卧室的门堵住不让我进去，恐吓和威胁躺在床上的女儿必须听他的话喝药；时而去阳台和国内的什么人打电话嘀嘀咕咕；时而跪在地上向他所信的神明拜求。还告诉我，国内的大师说孩子一点事都没有。原本安静的家突然变得乌烟瘴气，鸡飞狗跳，再无宁日。这时女儿病情突然恶化，开始昏迷不醒。

记得她最后虚弱地对我说：“妈妈，对不起，我以为叫爸爸来可以看到我们一家团聚，没想到竟是这样。”说完就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。我当时脑子里突然一个念头飘过——“秦可卿的病没有那么严重，只是她的魂离开了”。我心里一紧，感觉不妙，马上叫住她爸爸，说女儿要出事了。他爸爸说：“别胡说八道了，我的女儿什么事都没有，好着呢。女儿，起床！起床！快起床！”叫了半天，女儿没有一点反应。这下他也慌了，马上跑去阳台和他的大师们联系。过了会儿，他跑过来，脸色惨白，哆哆嗦嗦地说：“他们说孩子已经不行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，不应该啊，他们一直在7天7夜联合起来不间断为孩子作法祈福啊。”我一听这话，马上冲出了家门，意识到真的要失去女儿了，现在只有耶稣能救我女儿。

就在这时，忽然一个念头出现，我想起了一位不曾谋面，但却参加过他网上退修会、大有属灵恩赐的A牧师，他能救我女儿！可是保留的他的联系方式因为太久，怎么也找不到，我立刻问了几个当时一起参加退修会的人，他们也都没有。我急得浑身颤抖。突然又想起另外一位曾来到教会讲道的B牧师，马上在网上找到他并和他通了电话，祈求他马上到我家来医治我女儿。但当时已经是夜晚，由于路途远，B牧师提议

通过电话祷告。我把电话拿到女儿耳边，轻轻呼喊她，让她听牧师的祷告。祷告完毕，女儿睁开眼睛，说：“妈妈，我要坚持。”说完又闭上了眼睛进入昏迷状态。我向神求，求神救救我的女儿。我的手一直颤抖着，不停在网上查找A牧师的联系方式。感谢神，终于找到了。电话通了以后，我告诉牧师儿女的情况，哭着对A牧师说：“求牧师救救我女儿，她只剩下一口气了。”

A牧师安慰我说，一个小时以后就到。在这一个小时的煎熬等待中，女儿爸爸表现得异常痛苦。他说，如果牧师能救回女儿，他立即回转信耶稣！一小时后，牧师带着师母赶到。他们是刚完成教会里的事工，匆匆赶过来的。当时已经是晚上10点，家里还有一双儿女也不顾，接了我的电话直接赶了过来。牧师和师母进门后，马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我女儿抹油，在圣灵的引导下，帮助我女儿认罪，并为她祷告，破除所有从那些大师和法事而带来的咒诅，以及邪灵在我女儿身上的攻击。牧师和师母为女儿祷告后，我扶着她慢慢地起来，喂她喝了一碗粥，然后安然入睡了。他们一直忙到晚上12点多才离开。临走时，师母告诉我，女儿已经好了，神医治了她。我不知怎样感激他们，但他们说只需感谢神！A牧师也告诉我，医病和赶鬼的服侍是他们的事工之一。神的大能和预备真奇妙！女儿出院之前就有8天8个晚上的时间是一直没有睡觉的，出院回到家以后，很快就昏迷，异常痛苦，但神通过这祷告服侍医治了她！第二天早上，女儿醒了，眼睛里重新充满光，竟然自己坐了起来，还自己下床去洗手间。在此之前，她都是卧床不能自理的，而且出院时她已经牙关紧咬，不再吃东西，脸和嘴唇都是白色，没有一点血色。但现在却脸色红润、挂着笑容。除了一点点偶尔的咳嗽，她和正常人无异，与前一天晚上简直判若两人。我惊叹不已，嘴巴张得好大，一个念头不断在我心里重复：“神使我女儿从死里复活了！神使我女儿从死里复活了！”

女儿爸爸看到孩子好了，却立刻反悔。不承认耶稣已经救了女儿，反而说女儿需要和他一起回国治病和修养，并且又拿来了老道开的药逼迫女儿喝下。他把我推出室外，锁上门，自己进了女儿卧室。据女儿回忆，当时他就开始口吐反神的话语，并以我的性命为威胁，不停逼迫女儿和他一起回国。女儿被恐吓，很快就又不行了。我强行打开门，看到女儿眼神迷离，浑身瘫软在床上，又回到祷告医治前的状态。我马上又联系A牧师和师母，请求他们再次来救我女儿。感谢神的恩典，愿神多多赐福于A牧师和师母，他们不顾疲劳和已安排好的许多事务，很快又回来救治我女儿。这一次，不仅为女儿抹油、医治、带她认罪和祷告，还把家中所有污秽不洁的物件都清理掉，更带领我和女儿一起领圣餐。感谢神！

女儿在第二次祷告结束后，就起来并喝了一碗汤。牧师师母嘱咐我们要靠神的应许，以神的话在主耶稣里坚固信心，抵挡那恶者的计谋。我们就这样坚持，女儿一天比一天强壮起来，直到她爸爸离开。

感谢主耶稣，再一次医治，救了我女儿。感谢神派他所喜悦的、满有恩惠能力的、衷心好仆人来亲自救助我们。尽管我们和A牧师师母之前从未谋面，他们却没有任何耽误与推辞，立即驱车深夜来到我家。我和女儿亲眼看见，亲身经历了神使人从死里复活的大能，深深感受到我们所信的这位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独一神。女儿告诉我，她虽经历了死阴幽谷，却得到了能认识和信靠这位真神的捷径。她说，这是她极宝贵的经历和财富。哈利路亚！愿荣耀、颂赞、大能、大力与权柄都归给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一真神！